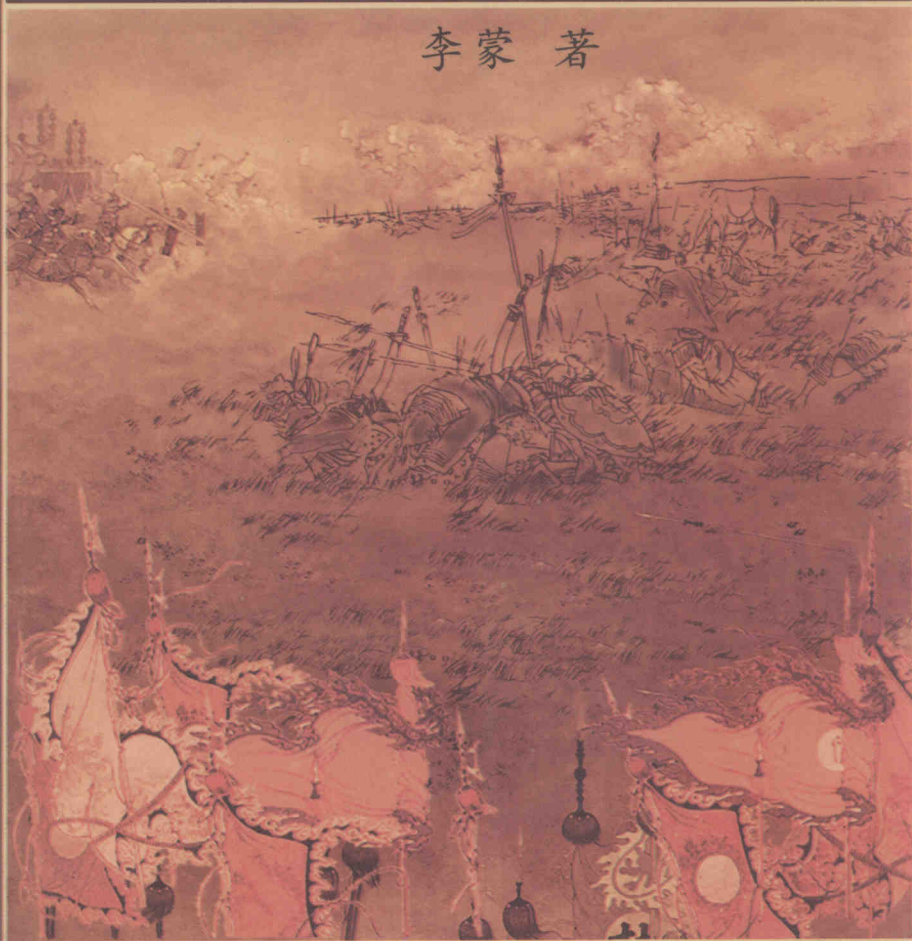


斧声烛影

——涿州之战

李蒙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斧声烛影

——涿州之战

李蒙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斧声烛影/李蒙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7

ISBN 7-204-06914-5

I. 斧… II. 李…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8796 号

斧 声 烛 影

——涿州之战

李 蒙 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75 字数:370 千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ISBN 7-204-06914-5/I·1222 定价:22.00 元

书类:长篇传奇历史小说

书中时间:北宋初期

书中地点:宋、辽、夏、西域、吐蕃拉多区(西藏北部)、漠北、北海(贝加尔湖)、坚昆(西伯利亚)

书中主要人物:

曹玮(宋著名战将,凤翔军节度使),魏明伦(宋金石学家,三院秘书郎),曹银(宋真定郡主,曹玮之妹),曹彬(宋枢密使,曹玮之父),赵光义(宋太宗),宋琪(宋丞相,魏明伦舅父),张齐贤(宋大理寺卿),柳开(宋著名诗人,一代剑侠),寇准(宋丞相),三娘子(魏明伦未婚妻,王继美之女),陈抟(华山老祖),耶律海典(辽齐国大公主),耶律淑哥(辽中国公主),萧焯(辽太后),木合莫仑(蒙族,女,曹玮未婚妻),蝶儿伯(蒙族,女),大脱脱(部落巫师),山鹰(部落军事长),乞颜(部落长),扎阑儿(蒙族小姑娘),小脱脱(部落探马长),底特勒次里(坚昆公主),忽刺图(蒙军将),忽思巴(蒙军将),蒙可(蒙军将),百特勒(蒙军将),十琴(蒙军将),燕都(蒙军将),仁钦泽布(西藏宗教领袖),雷喜(苯教黑暗上师),强巴(藏北双陵湖领主),拉姆(藏族,女),李继迁(西夏国王),拓跋翎(李继迁之妹),张蒲(西夏国丞相)。

内容简介:

二主线:禁军军官曹玮

三院文官魏明伦

曹玮:涿州之战,曹氏兄妹被俘,二人万里重回中原。

涿州之战(序集)(宋、辽命运之战)

漠南牧场(第一集)(牧主与战俘)

漠北草原(第二集)(部族血仇)

西漠残阳(第三集)(人之尊严)

魏明伦:斧声烛影,千古之谜。历九年之久,查清宋宫冬至夜悲剧的真相,找出杀害宋太祖赵匡胤的凶手。

和氏璧疑案(序集)

夹马营夜谈(第一集)

天掘永昌陵(第二集)

南郊杀帝(第三集)

书的特点:1.本书斧声烛影一案,特别注重案件的真实与学术医药推理。斧声烛影一案,千古之谜,其本身的传奇性、诡异性及悲剧性足矣,不必作者创造。

2.本书再现了漠南草原(辽国)牧场贵族生活及漠北大草原的牧民生活。再现了公元1000年,辽国中兴期的强大与残暴,再现了最先迁入不儿罕山草原的蒙古族尼鲁温氏三部落的北迁复仇及血腥。涉及吐蕃佛教与苯教之争。草原苍茫,高原荒凉,北海梦图。原野残杀,力雄角逐,凸现人性。

3.本书主题是主人公的疾恶如仇的武侠精神。

目 录

引子	1
一 宣德门废大将	2
二 太康寺黄册	66
三 观音崖血战	89
四 洛阳冰皇子	129
五 涿州大反击	148
六 金明池文宴	241
七 七鹰山耶律氏	285
八 夹马营夜谈	414
九 临潢城柴册礼	440

引子

天地皆白，山麓小镇笼罩于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密密的雪花中走来二人，前面的独臂男子，腰挂刀，牵着马缰；后面马背上的黑眸子女郎，脸色惨白。二人缓缓穿过潮湿的阴暗的街道……

雍熙二年，河曲拓跋氏酋长李继迁联合党项野利氏、细凤氏、房当氏三大豪族，攻占河曲中部四州，诱杀河曲七州都巡检使曹光实。辽圣宗以宗室耶律相之女封为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封其为夏国王，定难军节度使。李继迁得辽强援，率兵攻占河曲东部三族砦、浊轮砦、屈野砦，杀宋监军使者，围攻河曲西部重镇灵州，东部重镇府麟，袭击宋粮队。河西震动。

十月，宋太宗派大将曹玮率兵入河西平叛。

雍熙三年正月，宋军北伐，东路雄易，中路飞狐，西路雁门先后出兵。辽军东线幽州，西线大同分兵迎战。宋、辽大战爆发。

宋河北、河西两线作战。

二月，曹玮出兵河曲北部黄羊坪、地斤泽无功而返。曹玮、郑文宝的“鼠笼计划”失败。河西大乱，不可收拾。

三月，河西战局逆转。地斤泽铜钱地一战，宋杀党项大帐各部落酋长、各军主、幕僚及侍卫队，仅李继迁一人逃脱。府麟三族砦一役，宋杀铁鹞军主李大信，党项精锐铁鹞军全军覆灭。河西平。

一 宣德门废大将

河曲东部府州黄河西岸滩地

月下，大河波涛滚滚，载流飞下。火把满岸，光亮处，急走的水面幽暗不定，显示出其中的凶险莫测。西岸滩头拥塞数万步骑，三座相隔仅数丈的浮桥随波起伏。天空下着雨，士兵冒雨踏桥渡河。闪烁跳动的火光下，士兵的脸冷漠而水湿。远处传来隆隆的闷雷声，轰轰的浪涛声中夹杂着雨声、马嘶声及士兵恶毒的咒骂声。

从府州东边的河滩到西边的山谷间是一马平川，平川积水泥泞，滴雨成泡，泥泞中到处都是死人死马，戈甲旗帐，大战结束不久，无人清场。

府州城及城西山谷间布满了一堆堆篝火及火把，火光下人马乱动。在河曲府麟地区集结了宋五万步骑，宋河西军刚平定党项之乱，将渡河增援河北。滩头两万人马由李继隆率领在今夜渡河，城中及山谷间的三万人马由曹玮率领将在明天白天渡河。

城西部山谷绝壁两立，谷底是一条干涸的河床，此时流着泥汤，河谷边平地站着拥挤的人马。泥水中，山岩草丛间满是士兵与马匹，山谷两边壁下有一排排石洞，原住蕃民，现驻军。宋兵刚入山谷，谷中混乱不堪。

在壁下一大洞前燃着一堆篝火，几个军官站在火边，十几个侍卫站在岩草中。河西行营主帅曹玮带着十几名高大剽悍的青年军官从黑暗中踏泥匆匆而来。曹玮穿羊皮袄、马靴，带刀，湿发披于

+ + + + + 宣德门废大将 + + + + +

脸颈间，靴裤泥泞不堪，脸上现出急躁之色。

河西十三州，三十二砦兵马集结府麟地区，竟花了二十天，曹玮心中鬼火直冒，如今又遇到这鬼天气。曹玮几乎抽空了河西兵力，只在灵州、夏州及府麟留一万多兵力，河西各知州及镇砦官对曹玮抽薪的做法不满。河西兵因征党项疲惫，又抽调上河北，对曹玮生怨。曹玮也有一肚子的火。他人河曲五个月来，京城皇上、枢密院，河北前线帅营的圣旨、军令、密信一件接一件，催他尽快平定河西，增援河北，急火如赶鬼，赶得曹玮跳。

火堆边的慕容德钧见曹玮回来，忙从胸中掏出一封信，道：“皇上密件。”

曹玮边拆信边问道：“你大哥呢？”

慕容德钧道：“刚走。”

曹玮愣了一下，抽出信在火把光下看。雨中山谷人马在动，在吵闹，只在这儿军官、侍卫都静静站立在草岩间。曹玮瘦得不成模样，胡楂短硬，刀削般的脸在暗红闪动的火把光下隐隐发青。他看完信，看着对面的石崖不说话，身边的军官及侍卫也不敢做声。

曹玮沉声道：“传韩崇训来。”

尹黑子道：“韩崇训到城中去了，他说折知州找他有事。”

曹玮暴跳：“把那厮给我抓来。”

河曲地斤泽西部半荒漠带驼峰湖

远处荒漠中月下一队黑影迅疾如飞。

湖岸草深，粗壮如人指，羊马不能食。湖中满布土堆如馒，堆上水下长满长草矮苇树权，如同沼泽边缘地带。水面无声，幽暗的水草间隐隐现出肥尾铁脊。

一轮明月空挂，草地似霜，山影如墨，悄然无声。岸草山影间

挤着数千匹骆驼，只见累累驼峰，不见地面，驼峰相间缓动，不时传来“砰砰砰”声响，那是骆驼间在喷鼻打斗。河曲骆驼性情暴烈如火。

湖西岸草地上有三个帐篷，帐外无人，有两堆火，一堆烟已消，一堆仍在燃烧，浓烟荡着吊在铁架上的铁壶。

帐中坐着一个眉眼如画的青年，秃头，双耳吊一对大银环。他刚成人，剑眉上挑显示出无畏。他正把堆在腿脚间的毛线堆圈绕在手中的木杈上。帐中还有两人，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长袖褐袍，黑巾，脸洁净。另一位是军人，秃头，耳环，佩剑，左腿缠黑布，他受了伤。女人正在灯下替他拆绑腿的毛布条。二人叽里咕噜说着话。

剑眉青年手忽停，眼中亮光一闪，在女人背后阴影中，一黑影从帐外进来，咚地倒于地上。剑眉青年弹起，跃向女人身后，他突然跪了下来，抱住黑影道：“阿兄，阿兄。”

女人扭身抱黑影入怀，口中念念有词。她怀中抱一个矮子，满身满脸的血污，双耳垂被扯掉。剑眉青年捧其掌呜呜哭泣。

那矮子是李继迁，青年是李继冲。

伤腿的军人拖腿出帐取铁壶入帐倒热羊奶于皮碗，递给女人。李继迁喝了热羊奶，睁眼道：“继冲，继冲。”

他眼中惊恐哀伤尽现，右手死死抓住李继冲，道：“铁鹞军呢？铁鹞军在哪？”

李继冲道：“全死了，被汉人杀了，一个也没回来。”

李继迁大痛。

李继冲道：“曹玮杀了大阿叔、二阿叔，把他们的头挂在大褐山的石崖上。曹克明屠了洪字三砦，把阿娘阿嫂阿姊掳了去，汉人抢了我们的羊马驼，烧了我们的帐篷与窖粮。”

李继迁痛，女人饮泣。

李继冲道：“大阿兄，只你一人回来，阿弟呢？阿舅呢？阿弟

呢？”

李继迁抬眼看着李继冲,发呆,嘴唇不自觉颤动,双眼定定的,他没看见李继冲,却看见李继瑗青白色的脸,听见野利木野哈哈的笑声,看见房当木炆、野利惠荣、破丑重遇贵、李希文、李希武胸背插满扎枪,看见李继瑗悲伤哀求的眼睛。

李继冲用手掩李继迁圆睁呆滞的眼。李继迁回过神来，泪如泉涌，捶胸道：“继瑗，继瑗，你死了，你死了呀。”

他突然停止嚎哭，道：“张蒲呢？张蒲在吗？”

女人道：“在。”

李继迁喜,道:“天不灭我拓跋氏,请张蒲来。”

张蒲讲帐，君臣二人抱头痛哭。

宋开封浚仪行宫天极殿

天极殿高大阴森，殿门如城门，殿中两列朱漆大柱粗如桥墩，直顶殿瓦。丹墀高而宽如石台，宋太宗赵光义坐丹墀龙椅如坐山上。丹墀之下，大柱之下，两列文武小如婴孩。老宰相李穆匆匆进殿，如一只老麻兔蜷伏于地，朗声道：“奉陛下旨意，荆楚、吴越、岭南、巴蜀的援军将在十二日内集结完毕。河西援军已到达山后与真定地区。陛下大喜，我东路军已重新占领涿州。”

太宗听涿州已得，右手握成拳头，道：“天武、捧日军在哪儿？”太宗沉声如闷雷，在殿中回响。

李穆道：“在定州浑县附近，两日之内即达涿州。”

太宗道：“曹玮呢？”

李穆道：“曹将军已渡过渭河，五日之内可到东京。”

辽上京道临潢城西楼皇宫开皇殿

丹墀之上，两张虎皮大椅空着。

辽皇耶律隆绪正小跑向殿门，他患有尿频症。丹墀之下，躬身低头站着漠南草原五十四部落部落长。辽太后萧燕燕就站在他们跟前。

大殿之中，回响着萧太后的咆哮：

“各属国军已经到了，而你们呢？哀家分给你们牧地，分给你们人口，分给你们盐铁之利。开战三月之久，你们竟迟迟不到。限你们在一月之内，在大定、临潢集结完毕。谁若再不到，哀家吊死他。滚！”

河北幽燕拒马河南岸宋营

宋大、小二营将帅及众幕僚立于大箭楼之上。

阳光灿烂，原野中三河缓缓而流，如三条玉带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三白带中有两黑带，那是辽军营寨。

风起，风中军旗飘扬。

楼下宋兵正埋锅造饭，楼上宋将帅幕僚指点谈笑。

众将之中，宋东路军主帅，枢密使曹彬略显不安。

河北幽燕拒马河北岸辽营

大帐外，火把燃烧。十三人围坐于毡毯上。中间放着大小不

宣德门废大将

一的木盘，盘中盛肉酪。十三人皆戎装，秃顶，边发垂耳颈，用刀切食盘中肉。旁边站着几十位大帐侍卫与传令官。

辽军刚驻扎，四周传来吵闹声。不时有骑队飞驰而过，所带的风吹得火把摇晃不定，火光闪烁，发黄，照在旁边静立的马的肚腹及健壮的马腿上。

毯上的人皆阴沉而不安。

一飞骑到，一青年将军下马，围坐的人给他让出一个位置来。青年将军长眉入鬓，双目如电，他盘腿坐下，横剑于膝。辽东线主帅，大于越耶律休哥把自己的木盘推到青年将军面前……

开封外城东区有一林子，开封人称为老林子。老林子南端是蝴蝶山。蝴蝶山不高，山顶是繁塔庵，山脚是迎祥池。迎祥池一带的林子颜色较深，净是些古松巨柏。密密的墨枝绿针中露出重重高翘尖利的檐角和重重苍色雄劲的屋脊上生苔的狰狞的瓦兽。

林子中的大宅是宋太师、枢密使曹彬的府第——迎祥府。迎祥府共八重院，青墙蓝瓦，殿楼重重，是典型的唐代北方建筑，府中方庭直院、宽阶阔门、巨柱大梁，布局简洁对称，雕饰暗淡朴素，一色的青墨，显得粗犷而凝重。

迎祥府第八重院中部是一黄沙场，黄沙场左边是一小园林，右边是东院。东院分前、后两院，前院是桑葚园，园中有桑树与柿树，是曹家人冬季赏雪的地方。后院是书院，书院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院中筑有一排书房。书房前后是两个小石坝，其余空地皆植竹梅。

书院门额刻五字：葆真子虚苑。这是周世宗柴荣所写。迎祥府所在的瓮子坊一带原是魏国的王宫和汉梁孝正的王府旧址，迎祥池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古葆真池。以奢华风流名噪一时的范台梁园早已没有了影子，只孟子与梁惠王在葆真池边的一问一答及司马相如在葆真池边写就的《子虚赋》仍留在清风水影间。柴荣因此大发感慨，赐名葆真子虚苑。

大宅的主人曹彬每得一子，即在书院筑一间书房。院中共七间书房，即孟、仲、季、连、男、夏、并字房。书房修得雅致，书院里清静。可书院白天没有人影，夜晚里黑灯瞎火，一片漆黑。曹家儿郎都喜欢弄枪舞棍，不喜欢读书。

开封瓮子坊的百姓都知道老林子曹家有七个儿子，个个高大剽悍，如虎狼一般。宋初时，开封城有两大豪门，一是蔡民河畔吴家，一是蝴蝶山下曹家。这两家主人都是枢密使，吴廷祚是后周枢密使，曹彬是宋枢密使，而且都是老实巴交的。吴廷祚信佛吃斋，曹彬乃军中儒将。这两家都有七个儿子，吴家七子以文才著称，个个文采飞扬。曹家七子以威武著称，个个武艺高强。宋初著名诗人王禹在其文集《青蒿行》中赞曰：

石铜吴门

马骅曹家

初夏的夜来得晚，繁塔庵的暮钟响起，归家的春燕收羽瓦上，扇羽檐下。一切皆缓缓沉入黑暗。迎祥府的灯笼高挂，府中书院竟有一间书房的灯烛亮了，那是仲字房。

仲字房宽大而整洁，前壁是八扇长形云纹窗，右壁及后壁的壁架上堆满书籍，左壁挂七把刀。架上书籍一尘不染，壁上刀柄磨得光亮。显然房间的主人摸刀的时间比摸书的时间多。

曹玮坐在书房大椅中，静静地看着窗外，月光如银，从竹叶梅枝间透下，地面黑白斑驳。曹玮一袭紫袍，长发散披，右手掌缠带，一脸的沮丧。

曹玮及曹克明一行是今天上午到达开封的，越王、开封府尹赵元僖及东京留守沈伦率东、西两府及开封府官员在开封府衙的宣泽园为二人设宴庆功。晚上魏明伦在大堤外的谢家酒楼为二人接风。谢家酒楼的孀娘有些姿色，银钗红裙，衣薄肉嫩。曹玮征战河西，荒野追杀，刀马光棍，半年未沾腥，见此尤物，有些猴急。孀娘言行间笑咪咪的，曹玮一动手，她却狠，用银钗扎穿了曹玮的手掌。

三人离开酒楼过牛傍子大街的十月夜市，不想又遇到向燕及一帮女子。曹玮与魏明伦被向燕奚落了一顿。一年不见，那向燕越发美丽，亭亭玉立，曹玮如何不沮丧？

曹玮右手背一阵阵刺痛，那银钗扎得深。曹玮有些担心，他是刀手，右手持刀，若伤了手的筋脉，还真是一件事呢。常言道：电闪之后是雷声，女人之后是霉运。曹玮奉旨押送李继迁的女眷进京，跑掉了一个女眷还不说，如何处理剩下的两个女眷，着实让曹玮头痛。

曹玮在开封府的午宴上听枢密院承旨，河西房长官赵昌言说皇上准备杀李继迁的家眷以戒河曲番人，朝中大臣意见不一。曹玮不赞同杀李继迁的家眷，他在押李继迁的母亲、妻子进京途中，见二人知书达礼，没有一点番婆的泼性，对她们颇有好感，因此午宴结束，回到府中，曹玮就派管家曹学林送银两、衣物给二人，并传话给大理寺少卿刘知义，要他善待二人。曹玮在这件事上考虑得多一些，他考虑到自己及家族的名誉，不想把这事情做得太过分。宋初，国中有一种说法，即河西是曹家的，在河西掌权的军政大员要么是曹家子弟，要么是曹彬的亲信，然而曹家在河西的名声极臭。这次曹玮曹克明征河西，残暴屠杀党项人，平夏高地的党项青壮已所剩无几。在曹玮之前，曹大郎曹璨任灵州知州，主持河西。当时曹璨刚出道，身上仍有暴戾之气，河西人称其为“曹大虫”。曹璨肆意虐待河陇各部落豪酋与贵族，番人见到他，必须以头磕他的马靴，否则，杀。在曹玮之后，曹七郎曹镇环庆及镇戎军。七郎是曹家唯一的进士，在京城好好的，一到河西就胡作非为，鱼肉百姓，以马蹂躏番民，撕番民的耳朵沾盐生吃。河西人民恨曹氏，以至于一听到姓曹的人到河西为官，河西各地一片反对声。这次征河西是由他主持的，李继迁的母亲与妻子是他部下俘获的，也是他押送进京的。若皇上、朝廷杀了李继迁的母亲、妻子，河曲党项人一定认为是他杀的，把这账算在他的头上。曹玮愿为国卖力卖命，但不

愿为国背负杀人家眷的恶名。

屋中牛油大烛静静地燃着，屋外有虫子的啾啾声，书院静如山中古寺。曹玮喜欢书房的清静，有事无事就跑到这儿来，他老爹老娘还以为他在用功读书呢。在曹家子女中，曹玮的文章最差，至今不会作诗词。曹家大郎曹璨在军中以“飞白”及边塞诗著称，三郎四郎五郎皆在太学蹲了五年，六郎七郎在东京平晋书院读书。曹玮十岁时才从真定老家回到开封，十二岁时下沧州学武，十四岁随父从军，一直在父亲的军营里，没上过太学、书院。曹彬的幕僚中不乏深沉之人，谋士刘文仲、薛衡成为曹玮的老师。曹玮好史书，通《管子》及春秋三传，尤好《左氏春秋》。左氏苦难，其书也深厚耐读。丞相赵普的儿子赵承宗优良，曹彬向赵普讨训子之策。赵普向他推荐了《论语》与《易》。曹彬如同得了宝贝，给了曹玮。常言道：《易》书不易，《论语》如放屁。曹玮见这两本书头就痛。

曹玮坐在椅中，静静地看着外面，外面天已经黑尽，有月。窗外的梅从月下伸出一枝梅枝，枝上梅花几朵。

“一枝梅。”

由窗前月下梅枝想到荒野风中虬枝，由开封想到河曲平夏：阴沉的天空下，平夏高地荒凉。广大荒凉的千里河曲，汹涌翻滚的黄河，灵州黑色的巨大的锯齿形城墙，山崖、堡垒环列中的府麟城，夏州城外山谷间肮脏冷漠的番人，城门外雪地里刨草根的顽强的羊群。河曲之地苍凉而千里不毛，河曲的贫瘠超过了曹玮的想象。河曲不生五谷，牛马不成群，人民吃野菜、黑豆、兽肉。河曲三面为黄河围绕，但其内地极其缺水。环庆至灵州为六百里的沙漠，灵州至平夏皆荒野，黄羊坪为光山谷，地斤泽西部为荒漠、半荒漠带，北部为沼泽，东部乃盐泽，仅有的两块富庶之地灵武、府麟却是汉人开垦的。河曲番人凶悍而愚昧，河曲番人就是野兽，番人有奶便是娘，有力便是父，不讲天伦，不耻逃遁，荒野寻食，极地求生，凶残无礼，令人厌恶。对这些野蛮人必须比他们更野蛮，必须比他们更凶

宣德门废大将

残，因为他们只认这个。

这次平定河西，功劳最大的当数曹玮、郑文宝、曹克明三人。曹玮率兵入河西，曹克明为先锋，郑文宝为转运使，三兄弟联手。郑文宝主持河西政事，曹克明主持地斤泽一役，曹玮主持府麟一役。河西之乱始于拓跋氏李继迁向宋求和，并利用议和之机，在芦葭川设伏，诱杀曹光实。曹玮以其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炒热卖。利用禁盐禁粮令失败，河西局势呈现崩溃之机，故意在军事上全面败退，向李继迁求和，利用议和之机伏击李继迁及党项军，把李继迁刚用过的计策又用来对付李继迁，重现相似的一幕。可以说河曲之战完全是一个圈套，一个阴谋。如果说郑文宝的“鼠笼计划”太过歹毒，那么曹玮的计划则太过明白，无人敢相信，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则是令人不测。府麟一役，曹玮追杀铁鹞军，铁鹞军全军覆灭。地斤泽一役，曹克明追杀党项大帐及八百骑，圈地屠杀，只李继迁单骑逃脱。李继迁在曹克明的追杀中，一天之内十几次遇险，但都奇迹般地逃脱了，这只能说是天意。李继迁经此大难不死，十年后建西夏国，开西夏二百年江山，成为宋西疆大患。曹玮灭铁鹞军干脆利落，但他却犯晕，在秦州山林，让李继迁之妹拓跋臬逃跑了，为此他将付出极其惨烈的代价。这是后话。

河西平定之后，曹玮准备率河西行营的部队渡黄河增援河北，然太宗召他回京，并令他押送李继迁的女眷进京，令韩崇训代他率天武、捧日军奔赴河北。曹玮心中不快，他想尽快上河北，以为召他回京没必要。他也隐隐约约感到太宗召他有事相托，然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事比支援北伐更重要呢？

曹玮起身取下壁架上的黑漆匣，放在书桌上，开匣抽出一份奏书。这奏书签的是他的名字，其实是他与原陕西转运副使郑文宝二人合写的。奏书中有些话不够委婉，但一委婉就没力道，故他坚持直谏，只是郑文宝滑头，不愿签名。正自想奏书的事，一小丫环咚咚咚地跑了进来。小丫环十岁的样子，头上双髻插一大木梳，还